

孔子之学,“道”在其中。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8》)可见,一生“学而不厌”,求的是“道”。

最新的例证是海昏侯墓刚出土的竹简,据说里面发现了失传千年的《齐论语》,其中有《知道》一篇。一枚竹简写有“智道”两字,“智”“知”相通,无论是“智道”还是“知道”,都说明有“道”存焉,更重要的是,竹简上还有新的“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孔子之学,是仁,仁者,人也。忠恕也好,礼乐也好,皆是人与人相处的准则,人之道也。

“人之道”之外,孔子深知,还有“天之道”。他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17》)又说自己“五十知天命”,证明那时已潜研天道,并深有感悟了。

史书上有关“子见老子”的记载,相信是真的。《道德经》成书应早于诸子各家,孔子读过老子之书,并向老子请教,虽无实据,却有情理,毕竟,老子更加注重“天之道”,说出过“道可道,非常道”的名言。



古人云:“天道远,人道迩。”孔子由迩致远,由人道而天道,最终探究的,却是人道与天道之间的关系。

人道与天道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人道无法超越天道。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36》)人道的发展最终取决于天道的运行。因此,君子要“知天命”,又要“畏天命”。孟子发挥其意:“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这一点上,先贤们似乎观点相近,“人定胜天”的话,都是不敢说的。

比如,人类无法超越生死。子路问“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12》)虽未直接回答,却不否认“死”之必然。

又比如,老子说:“道生一,一

《论语》中的“道”

钱宁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42章)说的是万物之演变,反观历史,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到楚汉相争,经“两汉”,到三国演义,然后是魏晋——先有“八王之乱”,后有“五胡十六国”,再往后的南北长期分裂,王朝频繁更替的南北朝,一直到隋、唐的再次统一。这冥冥之中,不是也可看出“天道”吗?

其次,人道不同于天道,天、人各有其道。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19》)荀子说得更加明白:“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天道运行,自有规律,无关人道。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77章》)荀子说:“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

(《荀子·儒效》)《易传》论“道”,则有“不与圣人同忧”之说(《易传·系辞》)。可见,人道自有其道,并不与天道完全一致。

比如,人类无法超越生死,却想控制生死,于是,有了计划生育,有了试管婴儿,还有了安乐死。

又比如,人类文明社会的出现,就是走出自然界“丛林法则”的结果,必须以人与人的合作为前提。孔子的仁爱之学,正是人类合作的伦理原则,人类文明的本质,对天道而言,有时也是一种逆反。老子说“天地不仁”,是实话。

人道也好,天道也好,自古就是圣贤们探讨的命题,其中,真正令人困惑的是:人类,同时受制于天道、人道,又该如何应对这两难的处境呢?孔子的回答,是“天人之道”。

《论语》中的“道”,有人道,有天道,还有天人之道。

天人之道,是孔子学说中最高深的部分,可惜,《论语》中只留下只言片语。

堪培拉的市政厅

——澳大利亚印象小记

虞咏霖

在堪培拉,想了解一下澳大利亚人民公仆的工作环境,朋友就建议去参观对社会开放的市政厅。经过简易的安检进入公仆们的办公地,简朴是我的第一感觉,与原本的想象大相径庭。看来在澳洲,纳税人的钱也不好花。但也听说墨尔本的一处文化建筑遭人骂街了。

把字刻在石头上。这是人类掌握文字后,在文明初期,为长期保留和传播信息所采用的最朴素也最实用的办法。如果以千年、万年甚至地质年代为衡量单位的话,刻石比绝大多数其他方式都更有效。从汉谟拉比法典、卡尔纳克方尖碑、贝希斯敦铭文到阙特勤碑,那些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不仅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为诠释具体的历史细节发挥了莫大作用。

八月,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宣布,经该中心与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合作实地考察,已解读并确认东汉窦宪率军攻破北匈奴后所立的摩崖石刻《封燕然山铭》。这个消息并未在各种媒体上得到热炒,然而对于考古界和所有热爱中国历史甚至对中国诗歌的人而言,这绝对是个让人心潮澎湃的事件。

看到这个消息,我不假思索就想起了王维的名篇《使至塞上》。在千古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之后,就是“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然后是范仲淹的《渔家傲》:“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诗歌与历史的通道仿佛在一



瞬间就打通了。

公元89年(东汉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率军出塞三千里,会同南匈奴、东胡乌桓和西戎氏羌部军队,在稽落山战役中大败北匈奴,然后北进至燕然山勒石纪功而还。在第二年的金微山之战中,汉军决定性地击溃北匈奴势力,迫使其西逃中亚草原,从而启动了欧亚大陆上著名的多米诺骨牌式匈奴西进历史。至此,中原王朝反击匈奴大业以卫、霍诸战始,以窦宪

稽金二战终。封狼居胥和勒石燕然也成为中国历代将领追求的终极目标和诗歌中代代相传的传奇功绩。

燕然山石刻的作者正是鼎鼎大名的汉书作者班固。这一事件被南朝宋的史家范晔写进了《后汉书·窦宪传》。历史考证除了文字记载,还需要实物证据。在之后的两千年里,由于始终未能找到石刻摩崖的所在地,“勒石燕然”似乎真成了一个书本里的传说。这一次的发现认定可以说弥补了两汉史和边疆史研究中的一大缺憾。史籍中记载的《封燕然山铭》是两百九十六字。据内蒙古大学的学者说,发现的石碑上刻有二百五十余字,“虽然差几十个字,但所差的基本是古汉语中的助词,像‘盖’这种助词就没往上刻,而整个内容是一致的”。

历史由人书写,免不了鲁鱼亥豕和歪曲涂抹,

但是否全部历史就是那句“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定义的呢?恐怕未必,至少这块《封燕然铭》摩崖石刻的发现让人体悟到历史也有“古人诚不我欺也”的另一面。

对于普通人来说,更大的意义也许来自于文字、来自于和石刻相关的历史想象。石刻文字为标准的汉表,保存完好的部分段落只要具备初步的书法功底都能辨识。也就是说,一个现在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也可能认出这块近两千年前石刻上的许多文字——而文字记载的内容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有关。汉字是多么伟大,让我们在这块也许是班固手书的石刻面前感到每一个字都是那么亲切、温暖和深沉。这些刻

在石头上的汉字,让我们足以想象旌旗逶迤、金鼓动地的壮观出征场景,足以想象窦宪和班固身后成千上万将士驰骋沙场的勃勃英姿,他们仍然活在这些字后面。

厚茧,是一层层覆上去的,就像树的年轮。一层一层,无论是在肢体表皮,还是在心上。一种感情,一种感觉,就像小时住过的一条弄堂,走惯的一条街道,一些看熟的商店、车站、邮局,还有那一张张熟悉的脸,一天天积累着,定格在视觉里,爬搔在心底,挥之不去。哪怕你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一直不曾再想起。

此刻,我站在涅瓦大街上,百感交集。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奇异感觉呀,似曾相识,似曾见过,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却明明又是从来没有来过,到过。

涅瓦大街,与圣彼得堡几乎齐名的大街,以涅瓦河命名的一条大街!

对我而言,就像是记忆中的街道。

那街上匆匆过往的人流,像是许多年前就认识了。在托尔斯泰、莱蒙托夫、屠格涅

书边草(五首)

肖复兴

读鲁迅《亥年残偶作》偶感

才辞春水又辞江,恰对秋残正对霜。
百感随风思未解,千官醉酒走还忙。
娇花已落勇士泪,幽梦空怀明月光。
剪烛谁来寒夜里,西窗细雨雨丝长。

夏读老杜随感

虽是伤心北大荒,夜深明月总相望。
残灰热火泥坯炕,浊酒清蔬塑料汤。
百草三秋风瑟瑟,七星一别水茫茫。
何花欲开不自觉,唯有漫山达紫香。

注:老杜诗: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

雨中重读萧平《三月雪》

热风热雨念萧平,无奈归帆已远行。
满地落英三月雪,一怀旧忆九天星。
玉姑山夜迷离月,圣水宫檐浩荡声。
自古青春多梦幻,从来诗赋最伤情。

王火《九十回眸》读后

九十回眸雨后天,当年挥笔在南京。
白头痛说忠和义,碧血惊书战与争。
老树已随双凤舞,大山犹见一江横。
暮城春色来天地,依旧文章江树情。

注:双凤指王火先生的两个女儿。

读齐白石自述

七十生儿意气通,衰年变法演春秋。
蛇神牛鬼眼前过,画印诗书纸上留。
断句残联偷作雅,荔枝歌女喂为幽。
红颜纵有青丝恋,墨海空无白石忧。

注:齐白石52岁,做过的三百多句诗被偷。齐白石45岁到钦州,有位歌女常剥荔枝给他吃,齐专门有诗赠她“此生再过应无分,纤手教依剥荔枝。”



藏书票——民俗系列
宋刚作

写门对子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疾驶在延安路高架桥的西郊端,四座崭新的建筑群格外引人注目。浅黄色,淡灰色的陶土板外墙错落有致,雍容亮丽。鱼鳞状的双曲面铝板犹如一条流动飘带,把此处的建筑立面勾勒得张弛有度,别样生动。这就是已胜利竣工并运营一年的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上海西郊虹桥路曾经是一块神秘的土地,这里绿树参天,芳草如茵,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欧式小洋楼充满着传神的故事。曲径通幽处折射着旧上海历史的文化风情。上海一解放,政府就划拨土地始建了上海市舞蹈学校,于是走出了一代又一代舞蹈界的领军人物,簇拥着中国雄厚的舞蹈师资力量。然而,由于历史变迁的复杂原因,这里分离聚合,形成了多个系统的舞蹈专业单位,各成体系,分而立之。多少年来,舞蹈家们希冀着有一个更大的空间,一个属于他们共同拥有的剧场,有一个产、学、研一气呵成的大系统,有一个傲然挺立于国际舞蹈界的大平台。这个梦想终于在“十二五”文化规划的蓝图得以实现。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我是2011年受命建设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任务的,担任总指挥。面对体制不同的建设“拦路虎”,在市委领导的亲自主持下,设定了一套“联合立项”的方法,这是极具创新意义的打破部门壁垒的突围之战。把建设基地中上海芭蕾舞团和上海歌舞团等单位有序搬迁,其中刘海粟美术馆也迁建安顿好,使一个纯粹的舞者天堂开始了建造。从设计、开工至完成,用了四年的时间。

一座文化精品工程的建造,除了需要有为文化繁荣兴盛的目标,还需要设计师孜孜以求的灵感,需要建造者一丝不苟的匠心,需要从业人员敢于担当的责任和激情。

我和我的团队设计了一套蓝图,目标是“文绿结合,有分有合,舞者适宜,功能齐全”。在建筑定位上,既符合虹桥地块的环境风貌保护的限高要求,又能更大程度满足各家使用单位共享城市空间。地下贯通一体,各使用单位功能互补需求,在自由空间里资源共享,寻找建筑特征,予以攻坚克难。就以排练厅、教室乃至舞台的地板要求而言,各门类舞蹈演员和不同级别的学生都有不同的需求。为此,建设者殚精竭虑地搜集国内外最先进的材料,进行采集,实践样板比选,广泛听取各舞蹈门类的演出单位意见。大小“样板房”建立之后,请了黄豆豆、吴虎生、范晓峰、季萍萍等一批又一批专业人员进行试跳和评判,最后付诸实施。如今舞蹈中心的48个大小各异的排练厅中弹簧地板,得到舞蹈演员啧啧称赞。难怪辛丽丽、陈飞华异口同声地讲:“就怕我们到别处排练不适应了。”

能有机会建设文化新地标是一种无上的荣耀,我深知每一建筑精品的诞生需要有“神来之笔”的闪光点。于是我们团队就以超越和创新的精神进行求索。以舞蹈中心大剧场为例,我们摈弃了传统习惯的“双对称”扶梯设计理念,制作了一座旋转的动感楼梯,这座用轻钢“揉”成的“飘带”,柔中娇媚,飘逸舒展的蓝色飘带似婆娑舞姿,水袖般地抛向天空,和穹顶的GRG特殊材料连成一片,别具匠心的GRG又多像一片片轻盈剔透的舞蹈衣裙,叠叠相交,在圈圈光环下跳跃。这座飘带楼梯,已成为舞蹈中心的象征,可圈可点。最近又被市级建筑设计行业共推为一系列优秀作品。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是上海推进文化创新,实施文化战略的精品工程,果断的决策,创新的思维,工匠的精神,优秀的团队使建筑具有生命力,成为了城市可阅读作品的美好一页。

一位辛苦的“老老板”,明请责编:刘芳、贺小钢 看本栏。

我变得有点严肃,有点庄重,像是要去作客,或是参加什么典礼。我突然想到,也许,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一个大人物说过,“一支鹅毛笔,抵过十

万毛瑟枪。”

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的一位同胞后人说,既然我们在其他方面已无从与超级大国攀比,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扩大我们的文化影响。

其实,已经有人在这么做了。27年的时间,文化随岁月如风雨入土,月晕础润,俄罗斯文化,已深入意识。我说的,是一个事实,一代人的故事。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话语之力胜过政治话语。我走在涅瓦大街,仍是觉得感动。

